

南州文化

不识茼蒿

□张绍琴

看着妈妈洗出满满一菜盆茼蒿,我担心一个人吃不完,让妈妈少煮一些。妈妈说,放心,吃得完,这个菜入水煮,缩水很大。

果然,入锅时的一盆茼蒿起锅后变为不大不小的一碗,像煮时被谁偷吃了一样。想到台湾又称茼蒿为“打某菜”,便哑然失笑。传说一位不明事理的先生买回一篮子茼蒿,太太入厨炒煮后竟然只端上来一盘,便疑心太太偷藏偷吃,遂拳脚相向。“打某菜”之名由此传开。

绿油油的茼蒿继续卷在白瓷碗中,热气腾腾,香味扑鼻。我打了一个糊辣壳作料碟,将茼蒿夹入作料中拌后下饭。这种最简单的吃法反而保留了茼蒿的本真味道,细细嚼来,鲜香脆爽,清润宜人,香中带点涩,涩里透着甜,十分的清爽可口。

早在900多年前,作为美食达人的苏东坡便将茼蒿写入诗中,“浙觉东风料峭寒,青蒿黄韭试春盘”,他的词作《浣溪沙·斜风细雨作晓寒》中也有茼蒿之味:“雪沫乳花浮午盏,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

是清欢。”想来对青葱可爱、清润宜人的茼蒿,东坡已是青眼有加吧。

陆游对茼蒿也是情有独钟,他认为茼蒿是天赐的佳蔬之一,在《初归杂咏》一诗里,他深情地写道:“小园五亩剪蓬蒿,便觉人间迹可逃。”诗中的“蓬蒿”即是“茼蒿”。陆游剪茼蒿,吃茼蒿,便觉此境非人间,凡身疑是一神仙。

我呢,一箸茼蒿一口饭,口腹一番试春盘,春意已然满心间。在酣畅的饕餮中,一碗茼蒿一扫而光。

妈妈有些歉意地对我说,你没有提前说要来吃饭,来不及煮肉,将就吃吧。

妈妈也是不识茼蒿的。她哪里知道,在古代,茼蒿由于香嫩美味,加上种植的不普及,曾只供给皇官,是宫廷佳肴,被称作“皇帝菜”,我等布衣是无福品尝的。如今大口啖茼蒿,岂还惦记肉乎?

她哪里知道,用她煮的茼蒿,我伴着糊辣壳,伴着诗词,伴着爱,吃出了春意,吃出了清欢,吃出了尊贵。

母亲银针

□张艺兰

银针是我的母亲,这个名字贯穿了她的童年。

母亲小时候,外公突然离世,母亲在声声哀乐中送别了外公,也结束了她自在无忧的童年。不久,一个男人走进她家,外婆对母亲说:“你要叫他爸爸。”母亲想要读书,男人一句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,断送了母亲的求学路。此后十年,母亲在家里种地,割草,喂猪。

之后奉父母之命,母亲千里路途颠簸,跟父亲结了婚,再之后有了我。银针,这个名字,便无人再唤。

她说生我那天像是腰斩,从凌晨痛到下午,痛到我呱呱坠地,痛到母女平安。

我是一个极其不愿为了明天而辜负今天的人,母亲却一直在今天营建明天。她觉得若不如此,便无法抵御生活暴雨的侵扰。在我还是孩童时期,母亲嘴里常是念念有词。我问她在说什么。她总是笑笑,便说去给我买糖。

渐渐大些,我才明白,她是在计划着明天要买什么菜,盘算着欠隔壁邻居的三个鸡蛋何时能还。家中琐事不断,茶米油盐充斥她的生活,她没有一丝埋怨。她对我最大的期望,并非要有多大成就,而是“做个好人,做个从生到死光明磊落的好人。”

犹记得在我读六年级时,因为小事和一个四年级的男生起了争执。那男生捏起拳头,毫不客气地打了我。自知打架不对的我全程没有还手。因为受了欺负,回家路上,我一直哭,不曾想那男生再次为难我拍打我的头,幸好同班男同学拉住了他。怕母亲担心,我进家门的时候忍住不哭,回到房间,把门反锁,钻进被子才放声哭了起来。母亲发觉我不对劲,问我怎么了。我没说话,自顾自地哭着。母亲不知所措,徘徊在门口,接着传来了难过的抽泣声:“你别吓我。”良久,我才擦干眼泪,打开门,走了出去:“没什么,我怕考不上初中。”她大概是信的吧。

前几天,我翻看以前的照片,她忽然说起这件旧事,我才终于向她坦白。她眼里流露出无尽的内疚,责怪自己不小心,没有保护好我。

总以为母亲永年轻,直到夜晚透过门缝看见她坐在床头靠着微弱的光,缝补着我随手搭在沙发上说要丢掉的破旧衣服,才发现母亲黑红皱巴的手上青筋暴起。恍惚间,我又仿佛看到,在一个寒风料峭的冬日,她的双手浸泡在刺骨的水里,为我洗着因嬉闹弄脏的衣物。

读书以来,我撒的第一个谎是在作文里写“妈妈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”。其实母亲由于小时候营养不良,她的头发又黄又毛躁。后来她把头发拉直,又染成了红色。清风徐来,红发飘起,美得怡然。

但这几年,岁月白驹给她留下的痕迹愈加清晰。她的红发染了又白,白了又染。她索性不再去理发店染发,而是在网上买来廉价的染发膏自己染。每每问起,她总是摆摆手:“在外面染一次好贵的。”就这样,她的头发的颜色变成了难以描述的红。

我倏地醒悟,母亲不再年轻。而夺走她青春,给她添伤痕,让她在今天绸缪明日的,不是时间,是我,是那句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。

母亲以单薄的身影高唱滂沱的爱,令全世界的雨雪都绕过我,只向她一人倾倒。是她愿将自己束缚以换我高飞,在她双手合十的愿望里,从来没有自己。

我睫毛弯弯,看向母亲,又泪光闪闪。银针,谢谢你绽放在我的生命里,让爱成为永恒。



蔡凡

绿意古剑山

□孙治波

巍巍太公山,蕴藏着大自然的奥秘,清清沙溪河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。

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太公山脚、沙溪河畔的刘老太爷是乡民们公认的大好人、大善人。十年前,刘夫人的戒指被自家大白鹤误吞肚中,刘老太爷把丫鬟秀秀列为头号嫌疑人,并把丫鬟秀秀撵出了刘家大门。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及时指点迷津出手相救,才还秀秀一个清白,避免了一桩冤案,教训刘老太爷是谨记了。从此,他对人更加和善,做事更加谨慎。刘老太爷凭着仅有的一点文化,东想西凑写了一副对子“祠里乡贤善为佛,沙溪河报滴水恩”,并把对联做在刘家大门两侧,显得金光闪闪,豪华气派,他发誓要把“刘善人”这块牌子擦亮,既对得起列祖列宗,也对得起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。

其实刘老太爷乐善好施,扶困济贫,心地善良的性格也不是天生的,是他总结自己成长经历的感悟,也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追求!他年少时,父母双亡,是慕河两岸、沙溪河畔、太公山一带乡亲们,给他吃给他穿。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年轻时的刘老太爷聪明好学、肯吃苦,既会木工,又会石匠,还能承揽工程,安排策划,不到三十岁就发财成家,小有名气。时光荏苒,有如白驹过隙,而今刘老太爷已是花甲之年,儿孙满堂,他时常教诲晚辈们要心地善良,要知恩、感恩!

这年除夕夜,刘老太爷与三个儿子守岁到下半夜,他对儿子们说:“这几年我们全家老老少少都很平安,生意顺、粮丰收,全靠老天爷、老祖宗保佑,你们回房间把媳妇、孙子叫来,我们一起敬天、敬地、敬祖宗!”

三个儿子离开不久,刘老太爷就听到窗外“咔嚓”的声音,往外一看,一个黑影探头探脑,蹑手蹑脚地晃进了马棚。大过年的竟然来贼了!刘老太爷没有声张,而是静悄悄地看这贼接下来要干啥。

位于慕江境内的太公山脚、沙溪河畔,上至万兴,下达新盛一带全是羊肠小道,山陡路窄,老百姓肩挑背驮,找个歇脚的地方都十分困难。运点砖瓦、石灰,修房造屋所需石料全靠骡马驮运。刘老太爷家养了一匹马,那可是个宝呀!凡事邻村乡民有求于他,都乐于帮忙,没得罪谁呀!怎么会有人来盗我的马呢?刘善人死死地盯着马圈,一会儿那人竟然牵着马走出来,马使劲往后退。果然是盗马贼,刘善人一阵紧张,隔着窗纸使劲咳嗽,盗马贼听见了,赶紧牵着马缩回了马棚。刘老太爷想,这大年三十,半夜冒险来偷我马,不是迫不得已,是干不出来的,够可怜的哟!此时的刘善人真是善心大发,丝毫没有责怪盗马贼的想法。他又在堂屋内咳嗽了两声,并加重自己的脚步声,这贼听见屋内有动静,知道这马是牵不出去了,就重新把马拴在槽上,自己躲在槽吞息等待时机。

不一会儿,儿子媳妇们带着孩子陆陆续续地来到堂屋。刘老太爷却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,情绪十分反常。大儿子见状,就问道:“老汉,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,惹得您不高兴了,说出来了,该罚该骂我们都认了!”二儿子接着说:“对啊,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当着我们一家大小说出来,我们都听您的。”

沙溪河畔的传说

□李林桐

刘老太爷停了一会张口道:“唉!说来话长,有件事我一直没对你们讲。”

三儿子说:“什么事让您为难,不妨说出来我们听听嘛。”

刘老太爷又叹了口气,用花甲老人少有的十分凄凉语调说:“我原来还有一个弟弟,也就是你们的叔叔。因为小时候调皮不听话,被你们爷爷打了一顿,赶了出去,他一走就杳无音信,一家人都想他,可哪里去找呀?你爷爷从此一病不起,闭眼前还拉着我的手一字一泪地说,一定要把老二找回来……”

大儿子说:“老汉,今天过年,您就别难过了,年后我们三弟兄分头去找就是了,只要二叔还活着,就一定能把他找回来……”

“这倒不必了。”刘老太爷说:“刚才我从窗户那儿,看到他爬墙进了家门,站在院坝没好意思进屋,你们来了他就躲进了马棚,你们快去请他进来吧,好多年不见了,如今回来正好,我们一齐喝两杯,说说心里话!”

儿子们一听这话,就挑起火笼去马棚。盗马贼以为是来捉他的,吓得一个劲地往后退,嘴里不停冒出一句“再也不敢了,我再也不敢了……”马棚里的马见主人来了,嘶叫着,像是在报警,抬起后腿朝盗马贼踢了过去。

刘老太爷的儿子们赶紧拉住马,吆喝着,“吁……吁……”盗马贼蜷缩在马棚角。儿子们几乎是异口同声说:“叔叔,您看看,这马棚太脏,又危险。”然后拉拉推推,好不容易将盗马贼从马棚里拉了出来。看着他一副发抖害怕的样子,老大说:“叔啊,过去的事都过去了,就别放在心上了。”

老二接着说:“是啊!这几年老汉一直惦记着您,您不来,我们也准备来找您!”

老三表态更直接:“今天回来正好,我们一起吃顿团圆饭,过个团圆年!”

盗马贼被几个年轻人“叔啊,叔啊”喊蒙了,搞得他丈二和尚摸不到头,双手抱头,使劲拧了一把脸皮,感觉不是梦,是痛,巴心不得“空中伸出拿云手,救出天罗地网人。”更直接地想在地上开个口自己钻下去。怎么办?进也难,退亦难,进退两难!糊里糊涂还是被三兄弟扯进了屋。

刘老太爷坐在木椅中对贼说:“老二啊,你既然回来了,就直接进来,我还能不欢迎你?还让孩子们去请你,扭扭捏捏干啥子?你也别怪老父亲,他也是为你好。你小时候,偷瓜摸梨,爬树登高,摸鸟蛋,捉鱼鳅,哪样危险你干哪样!改了就好,快过来,酒都倒好了,喝点热和一下身子。”

盗马贼站在旁边,低着头说:“我……我衣服脏……”刘老太爷一家这才发现这贼身上沾满了马的屎尿,

臭烘烘的。刘老太爷赶紧叫儿子打盆水,又叫老婆子拿几件衣服给盗马贼换上。脸也洗干净了,衣服也换了,这盗马贼想:“是福不是祸,是祸躲不过,随人家吧!”

酒足饭饱,刘老太爷还叫管家拿出一些银子,包好后,亲手递到盗马贼手上,并语重心长嘱咐道:“兄弟,没有过不去的坎,人生就像一杯酒,总有酸甜苦辣,你拿这些银子做个本,学着做生意吧!”

且说这贼本是个惯偷,本想趁着人们忙过年干票大的,路过刘老太爷家看见马圈里拴头马,于是翻墙进去,不想惊动了主人家。往日小偷小摸被拿住不是报官就是被痛打一顿,今晚怪,吃了,喝了,还送一包银子。他打开一看,里面有张纸条,上面写着四句话:“我家老善心太善,施恩泽惠到马圈,要是遇到其他主,头破血流皮肉疼。”看来刘老太爷心里是清楚,绝不是认错了失踪多年的亲人,这包银子和写的条子都是事先装好的。盗马贼明白自己遇到了大好人、大善人,他面朝刘家房屋,“砰砰,砰”磕了三个响头,说道:“亲哥,大恩不言谢。”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盗马贼走了,老伴和儿子们半信半疑地问:“这人真是二叔吗?”刘老太爷吸着旱烟,深深地朝空中吐了一个大大的烟圈说:“啥也别问了,大年五更来客是好事!别忘了刘家大门的横匾上‘和善人家’四个字!”

浪子回头,经过这一回,盗马贼的心是受到深深震撼,他决心金盆洗手、改邪归正。他用刘老太爷给他的银子做本钱,倒腾煤炭、石灰、蔬菜等生意,日子也越过越好了。

转眼一年过去了,这年,刘老太爷全家人勤快,天帮忙,无灾无害,又是一个丰收年。除夕之夜,全家一起吃团圆饭,说说笑笑。大儿子说:“不知今晚有无‘客’登门。”哪知到了后半夜,家门口硬还来了不速之客!

来人是家住村口的赌鬼,家中值钱的东西都被他输光了,亲朋好友多次相助,他本性难改,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,可赌鬼家里一贫如洗,老婆实在看不下去,去娘家借了二两银子,交给他到石佛岗店铺去置办年货,结果又被他拿去赌输光了。老婆再也忍不住了,与他争辩了几句,他不但认错,还将老婆暴打一顿,老婆一气之下就上吊了。这赌鬼哪来钱安葬老婆,琢磨半天,竟趁着夜深人静,把死尸背到刘老汉门口,挂在门楼上,想等天亮的时候,来讹几个钱。

天蒙蒙亮,太公山对面的山顶已是微微发白,正月的太阳像害羞的大姑娘,把她美丽的脸埋得低低的。老太爷打开大门,看见门楼“和善人家”几个大字下竟挂着一头杀好的肥猪。他连忙叫儿子们把猪肉弄下来。正忙着,突然从远处跑来一个人,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蒙头哭诉起来:“老婆你死得好惨啊!老婆你死了我可怎么办呀!”

